

隐秘的莲花

从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隐秘的莲花

从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秘的莲花/从容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354—5612—0

I.隐… II.从… III.诗集—中国—当代 IV.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2151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陈 琪

平面设计:孔 森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深圳市新视线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24 印张:10.5

版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行数:4762行

定价:30.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一

神明在云中漫步/张同吾

去年晚秋时节，我在深圳与从容相识，相晤时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真是惊人的美丽。其实，这并未能确切地表明我的直觉。美丽，是一种很肤泛的赞语，而从容的超越尘俗之美，不仅在于仪表和气质，不仅在于洒脱和机敏，而且在于她的灵性和才情，在于她谈笑风生的温婉中含着一种隐秘的棱角和难以掩饰的犀利，在于她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她海一般的浓情能把你吞没，让你身心俱释；她火一般的烈焰能把你焚烧，让你的灵魂涅槃。这种直觉未必准确，然而，她的艺术才华已在她的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的显现。这位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创作了先锋话剧《爱的构思》，

在中国戏剧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又相继担任过电影《花季·雨季》、大型多媒体都市话剧《有一种花的语言》、音乐话剧《蓝色交响曲》等作品的编剧、制作人和艺术总监。这些作品以其浓郁的象征意味，体现出诗性品格，使她成为富有鲜明审美个性的剧作家。在她几十部舞台作品中，还包括制作和导演了诗歌剧《百年中国》、《永远的小平》、《在共和国的窗口》、《诗与歌的怀念》等。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去年在此基础上她又创造了“诗剧场”这种崭新的艺术样式。这是诗与剧的融合，为诗歌强化了叙事功能和情节感染力，为戏剧融入更浓的抒情性，让观众在视觉、听觉和感觉相和谐相统一中，感受诗的情韵，充分体现了从容的诗人秉赋和诗艺才华。

从容，的确是有才华的诗人，她任深圳市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繁忙工作之余，在大胆的戏剧创作之余，却时时有诗的火花激溅，时时有诗的情愫萦绕，创作出许多美妙的诗篇，并引起名家关注。在出版了《我心从容》等诗集之后，她的又一部诗集新著《隐秘的莲花》即将问世并相约我为之撰写序言。近些年我在繁杂的俗务羁绊中，极少有余暇和心境读诗，各地诗友相约有序，我只能一一婉谢，对于从容则是一个例外，我在两次赴外地开会的缝隙里匆匆阅读了她的书稿。

爱，是从容全部诗作的精魂，从情爱到泛爱，弥漫着浓浓的人类意识，闪烁着强烈的人性光采。写爱情是具象与抽象相错落，是实境与幻象相混融，都把欢乐和忧伤，期盼与向往写到极致。她以女性特有的心灵感觉和生命意识，剥离了种种纷繁的爱情表象，直达情爱的质感。“勇敢的匈奴人的血液 / 在我的躯体内暗涌 / 溺爱我的唐明皇 / 也已死去千年 // 而我还活着 / 引领

一个陌生人 / 穿越了身体 / 被征服的火焰 / 刺痛了我的眼睛”（《陌生人进入我的身体》）。不是所有的瞬间都成为永恒，即使美丽的瞬间也未必留下永恒的记忆，然而瞬间的美丽却让人灵魂升华抵达精神的高地。只有这时才有一种永恒意识的生成：“谁能爱我如你 影子 / 长成坟上的 / 一棵 / 夜来香”（《影子（二）》）。只有这时才会期冀《我们葬在同一个墓地》：“躺在你的身旁 / 腿缠绕着腿 / 像孩子咬着乳头 / 你的女孩 / 才会在地下安睡”，“每一寸肌肤，就像 / 两片紧闭的贝壳 / 难以分开 / 我的眼睛在你的目光里 / 一千年都是秋水。”如果说，郭沫若的《瓶》表现了男人对爱的信誓旦旦锦心绣口，那么从容的诗，则表现出女性对爱的宗教般的圣洁和神魂相依。她的大多数爱情诗，都写得空灵而飘逸，像轻盈的流云从自己的心中飘荡出去，又回归到自己鲜活的生命中来，而个别篇的确写得极其真实细腻，如《快乐》就写尽了女性的爱意缠绵如丝如缕。

诗的生成是从感觉到智慧的升华，在从容眼中五彩缤纷的景象和物象，都成为她心象的外灼，诗便如隐秘的莲花悄然绽放。她有丰富的想像，如红帆远去的空缈，如满云飘逝的轻柔，这一切都是她的审美理想之花，那么独特而鲜丽。看到《灯笼（一）》，就想让“大红的灯笼在大地上摇晃 / 一个灯笼里住着一个女人 / 一根火苗划亮一个男人”。一枚《戒指》“是谁裹住了你的未来 // 又是谁，让你钻进了 / 永无终极的圈套 / 渴望与她生生不息 / 甚至圆满地窒息”。她处处都在追寻爱情与生命共融的终极价值。

从容写亲情是入魂入骨，让人深切思悟。从容有开阔的精神视野和文化视野，写异域风情是

在表现文化浸润。她的美学流向是表现先锋意味，实象与虚象、感觉与幻觉，都在意象迭加中相映成趣，“两棵树”、“米”、“琴师”等等，都不是实指性的，而具有象征性，这样就拓展了诗歌美学之地，已知和未知，精神和物质都在迷离的变幻之中，让人恍兮悟兮，亦幻亦真，似解非解，而又妙不可言。《深圳表情》、《界河》是写移民的作品，她同样能摆脱这类宏大叙事的泥实和平泛，而以其空灵表现感恩的情感真髓。

我与从容在秋天相识，期待在又一个秋天与她相逢。

是为序。

2011年7月25日，于京华酷暑之中

张同吾 著名诗评家、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
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国际诗人笔会秘书长。

序二

等到海水搬运为蝴蝶的隐秘花序/霍俊明

从容的诗歌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场景：在苍茫的大海上一个白色衣襟被吹起的女性仍然在缓缓行走。她要把几十年的光阴所沉淀在大海中的成吨成吨的苦涩和盐分最终有一天搬运为水晶和蝴蝶的隐秘花序。这样，在语言的吐丝和想象的剥茧过程中，她就最终获得了祛除杂质的透明和终于震落湿露的顽健翅羽。很长的时间里，我在从容的文字中难以轻松抽身。因为，可以负责地讲尽管我对她的诗歌并不算陌生，但是在系统完整地读完她的诗歌之后我觉得有话要说。这让我想到了克里斯蒂瓦所说的——“然而不管妇女作家的这些近作的结果怎么模糊，征兆却是妇女正在写作，空气因为充满期盼而显得沉重，这一期盼是：她们将写出什么新东西”。而在不断“前进”的时代语境和文学的功利场中，很多诗人（包括女性诗人）都被各种利益聚集的天鹅绒监狱一样的话语给“宠溺”坏了，很多的诗歌已经让人无话可说。难得的是近30年的诗歌写作，从容一直褒有着一颗“素心”、“爱心”、“赤心”和“痴心”。她曾因丰富、敏感、善良和仁爱而屡受伤害，也许只有诗歌成了她得以疗伤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尽管从容有着编剧、导演和艺

术总监等诸多身份，但当她说出她最为看重的是诗歌时，我感受到了一个女性与诗歌的关系来自于血液，而不是来自于其他。在鲁迅文学院并不干净透彻的湖水边，我迎面与几棵高大的桑树相遇。满地都是桑葚脆弱得一塌糊涂的黑紫色，那些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从这里走过都要绕得远远的，生怕弄脏了他们廉价的鞋子。可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明白脚下的桑葚要比工业和城市时代的钢铁和黄金的天空干净得多。由此我想到了远在南方的诗人从容，她那些在繁忙的白天过后在夜晚或凌晨所写下的诗歌就像是当下写作场域下一个稀缺的寓言：在高楼围拱的“缺氧”城市，这满树满眼的桑叶只有蚕能够将之吐为丝锦玉帛。我们今天的诗歌似乎为介入到一个空前繁复的时代而狂喜或发怒，我们却已经淡忘了真正的诗歌写作作为一门手艺类似于“织布机”的工作。只有明晓了诗歌是一门手艺，我们才能在吐丝的夜晚迎接“织布机”缓慢的一纤一毫的本然成色和无尽可能。

—

说到从容和她的诗歌还是从三张照片开始吧！我想这可能呈现了她诗歌的一些个性或层面。诗人是与生活相关的，而生活又不可能是诗歌的全部。其一：那应该是春末或者夏初，有着枯瘦手指和佛珠的巨大佛像下的她穿着白衣、围着黑白格子围巾；其二：秋天，都江堰上用草席包裹的鹅卵石短墙上坐着穿着风衣、牛仔裤和黑白毛衣的她；其三：深冬的北京，她穿着黑色大衣站在积雪已经融化成黑色水渍的新东安教堂的石阶上。雪，这是天空落下的唯一使人不必设防

的馈赠。我得以坐下来面对另一个对称的世界以及另一个有待探询的隐秘花序。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的季节转换，从自然、佛像和教堂的场景变更，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成为连贯诗歌记忆的最为有力的方式，而且这种冷暖并置、晴阴交接的景象正是一个诗人生存世界和精神场域的象征。季节对于一般的生存个体而言可能并不会有什么差别，而像从容这样的女性却在时间的微妙变化中，在心理转换的临界点上张扬和放大了自己的经验，而生活也因此更值得玩味和书写。而在时间的化而无形的流逝和对生命的渐渐销蚀中，诗人作为女性更能体会时间对于一个生存个体的特殊意义。

从容的诗歌写作特质又不能不让我联想到她的“出身”。任何人的写作都不可能是没有“出处”的，而我所指涉的“出身”不仅是诗人的家族层面的（比如出身于电影世家和艺术名门之后），更是精神成长层面的（比如从祖籍河北，到生于长春、长于成都、上海，最后“成熟”于深圳）。对于一个在18岁之后羞于“成长”的女孩来说，她在日后的诗歌写作中获得了其他女性诗人不可能同时具备的情怀和抒写方式——更为纯净、也更为清冷，更为平静、也更为热烈，更具格调和贵族气。对于一个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没有挨过饿的从容而言，我们不可能指望她的诗歌带有那么多的“代言”、“介入”和“激愤”感。而正是因为缺乏历练和不够“成熟”，由上海来到深圳，她的诗歌生活和精神生活也由此开始了难以想象的转捩。而27岁由上海来到深圳之后的从容，她不断接受的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的挑战和磨砺，快速地使得她的性格和诗歌呈现了冷峻、热烈、吁求和自白的质素。我相信当

多年之后诗人带着她的女儿登上莲花山那一刻面对着巨大的雕像，她所感叹的“他是邓爷爷，他改变了妈妈、外婆和你的生活”（《一个人的怀念》）是来自于复杂莫名的关于诗歌和生活的并不轻松的“回答”。

从容的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那个理想的热烈的诗歌年代让她少女的诗歌身影留下了一袭飘飘的白衣。我能够想象到在成都街头蓊郁的法国梧桐树下扎着两根油黑的辫子、穿着海蓝的水兵裙，少女和人面红耳赤地谈论北岛和舒婷的场景是多么遥远而又温暖。而晚近时期的从容，她的很多诗歌来自于一个现实或更多地来自于想象或白日梦境中的一个场景或片断。这些场景和片断使诗人在平淡如流的日常生存景象中获得了一种精神的自由、难言的希求与兴奋，当然还有寒冷、颤栗甚至决绝——“当我注意你的时候 / 已经两踝染霜 // 谁能爱我如你 影子 / 长成坟上的 / 一棵 / 夜来香”（《影子（二）》）。这种略带“潮红”的生发于身体和灵魂潮汐的写作方式在当下的时代已经弥足珍贵。这种“潮红”性的写作曾经在八十年代的诗歌中焕发出少有的色泽，但终因其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的气味而掩盖了其话语的特殊性和可行性。从容早期的诗歌也明显受到了八十年代女性诗歌和西方女性诗歌的影响，她的那一时期的诗歌中花朵、镜子、身体、火焰等核心意象反复出现。这些意象谱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诗人真实的情感体验和想象方式的同时也不能不带有“学习”期的稚拙。然而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从写作“黑暗期”中泅渡过来的诗人无不如此，只不过在八十年代的诗歌语境中这种“影响的焦虑”要更为明显。

从容的诗歌写作很少有“代言”的倾向，她的更近于自白式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一个当代女性的精神气象和内心迷津的图景。从容据此所要做的诗歌工作就是要“在黑夜的闪电里如何窥见未来”并“打开密封的盒子”。这是她生命的底色，也是她诗歌的精神内里。从容的诗歌可贵还在于其不断发展和拓殖的诗歌路径。她就像一个被遮挡了阳光的植物，她在坚执和韧性中终于挣开了盘绕其上的蕨类和藤类植物。在浑身的青苔和岁月的磨砺中她终于得以在一丝丝的阳光中缓慢而硕健地生长。对于女性写作而言，她们更需要的与其说是一个“阁楼”，还不如说她们更需要一个洞穴或暗道。尽管当今女性的生存和想象空间已经足够宽广，但是她们更为精细、幽深的观察、自忖和叹息也更需要一个并不一定为人所知的一个空间——“我怎样才能把你藏好 / 藏在深山里 / 鸟儿会啁啾出去 / 藏在手掌里 / 数字会泄露秘密 / 我要制造什么样的烟雾 / 才能结构一出精彩的戏剧 // 挖一个地道 / 和鬼子们声东击西”（《前世的秘密》）。对于女性而言，诗歌写作更像是一场精神的大火，而由于女性特有的言说方式或某些道德禁忌，我们在诗歌中更多看到的却是灰烬和烟雾。诗歌对于女性更像是一个精神的自我迷恋和暗恋的空间。这个空间需要诗人不断用爱、用恨、用诗歌的火罐来温暖那些还在颤抖的惊魂未定的心。需要诗歌的银针和时间的芒刺来一个个咄开。在这些光线斑驳甚至幽暗如墨如磐的通道或洞穴里，诗人得以接受内心和“神”的光芒。她能够在这个狭小却又无比宽阔自由的空間里将残酷平淡的现实暂时忘记和抹去，幻想和白日梦得以在这里变得无比强大。在这一点上，对于从容而言诗歌写作又承担了发黄

的安慰剂和致幻剂的功能。在这些安慰剂和致幻剂的作用下，从容可以大刀阔斧、快意恩仇、针尖对麦芒地面对宿敌、面对时间、面对苦厄、面对青春、面对爱情和前世，当然也可以尽情抒发成吨的爱和柔情以及母性情怀。这让我想到了蓝色的曼陀罗花。这种全年花期的植物在我看来更像是人近“中年”而又不断被诗歌神经所刺激和催生的写作状态，而那些有如折裙礼服的花冠则更像是女性自身的象喻。曼陀罗又是一种致幻植物，有毒，亦可作麻醉止痛之用。而在诗歌写作意义上这种“毒幻”在我看来恰恰是一种自我“排毒”和自我“清洁”的方式。而黑与白、冷与暖、沉静与火热、开放与内敛、淡然和坚执正是从容性格和诗歌征候的诸多点和线的交错与共时呈现。从容的很多诗有平静的一面，但是其间所隐藏的不宁的芒刺也是显豁的。而那些关涉时间、生存和生命奥义深处的隐秘花序还需要静静地打开——“花要隐藏多深 / 才能躲过蜜蜂的侦探”，“有人遍寻花蕾 / 我拒绝开放”（《曼陀罗花》，当然这首诗也可以解读为女性对自身以及两性关系、生命本体的独立思考）。那是一个如此不同的世界。我看到了一个微小但强大的诗歌世界的波动，这多像是曼陀罗上的一个露珠——闪烁着灵魂的光芒，悸动的光芒，女性的光芒。

二

从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持续发着“低烧”的女性，她由此生发的敏感、偏头疼、脆弱和毫无来由的“信任”与“托付”使得她的生活和诗歌都曾一度受挫甚至“焦头烂额”。而她最终在诗歌文字的犁铧中获

得了面对孤独、惶惑和焦虑的勇气，“奖励纱布药水和绷带 / 不探问病灶不打听病史”（《爱情病人》）。当终有一天，年近“中年”的生活终于被佛门洞开，她的诗歌和生活又进入了另一个神秘的空间。实际上这一“神秘”的诗歌和精神空间也许并不是如此的不可思议，而恰恰是人到“中年”之后的再次出发——“人到中年，唯有再一次向童年出发，体悟像婴孩般纯净的心灵，体悟身体、语言、思想三者一致的至善，才是最美的境界，我会为此努力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这种再次“出发”的精神之旅正如午夜的花朵，她的隐秘花序终于得以层层展现。我们能够在这些“隐秘的莲花”中通过这四辑中寻找到那些秘密的精神花序。然而茫茫如许的暗夜却使得很多人失去了这次观照的机会。

从容给我们呈现的是“另一个世界”，她所设置和安排的场景、氛围和纹理清晰的细节都真实得像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寓言，也像一个抹不去的真实与想象相夹杂的白日梦。它们所构成的寒冷、空无、黑暗、疼痛让我们有些对这个世界失去了信心和耐心。面对着这些我们可能遇到的现实化的场景以及经过诗人过滤和再造性的象征性场景，我都似乎进入了一个阔大而沉闷的剧场。面对着舞台上的灯光、背景和无聊而平淡的道具和忙碌的扮演者，我们再一次经历了类于西西弗斯般的周而复始的敲击和捶打。而好诗在我看来应该是纯净的，甚至简朴的。它拒绝了夸饰和少女抒情的没有节制以及阅读习惯给它带来的眼界和限制。这些纯净、简朴的诗更像是一座用坚硬的橡木搭成的房子，悄然独立，独具意味。它自然的纹理和淡淡的香味既呈现了世俗的焰火又呈现出诗意的个人乌托邦甚至宗教的情

怀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从容的诗歌中有当下女性诗人普遍缺乏的诘问和悲悯的特质，而这种诘问又具有一定的圆融的宗教感和自审、忏悔意识。众所周知中国诗人是普遍缺乏宗教感的群体和社会层，而从容诗歌中的这种带有诘问和探询的本源性思考的生命意识、存在精神和宗教情怀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她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心智的趋向。我在遥远的北方会想到一个“修习者”正在葳蕤的南方，“万佛乘香而来 / 我与小和尚仰头看见 / 毗卢寺空中一排菩萨趺跏而坐 / 以云化现 / / 洒落一池清静 / 谁听”（《毗卢寺》）。在同样喧嚣的南方，一个人在黄昏或者清晨与捻着佛珠的老僧相遇，而且她还要同时面对纷扰而来的各色游客和导游小姐们大声的南腔北调的吆喝。晚近时期从容的很多诗作都带有并不故意为之而天然生成的“禅思”和“佛意”，甚至带有黑紫色质地的一些“巫气”。但由此我却惊喜地发现她的这些带有向另外一个世界和空间玄思和祈祷的诗歌写作向度并没有给她带来新的问题。中国更多的女性诗人在不同的时期曾沾沾自喜于自己找到了一个别人未曾寻得的诗歌和精神之径，遗憾的是她们差不多同时关闭了通往另一些路径的出口。而从容却恰恰相反，她的诗歌在寻找到佛学教义的繁密卦象和纹路的同时却并没有关闭俗世的其他通道和精神可能，“世界停止运转 / 我就搬到山坳 / 带上博尔赫斯 / 和你 / 隐居在一座尼姑庵的 / 隔壁”（《如果世界停止运转》）。确实，值得注意的是从容的这些带有“修习者”意味的诗作并非单纯沉浸于佛经教义和苦海经纶的想象之中，她的这些诗带有自身强烈的情感印记、感知方式以及对爱、存在和时间的深深的探问。从容的一些诗中反复出现了寺

庙、教堂、塔、天堂、门、通道、前世、今生、天使等这些想象性的场景，而这些场景指向的是一个诗人并非与红尘无涉的内心，“而你将为一个人烧锅炉/在一座石头房子里每天唱着歌/数我的白发”（《我写诗是为了记录一个寓言》）。在面对亘古流淌的时间，时时聆听内心的潮汐和时光的冲涌也是必备的功课。作为一个修禅悟性的诗人来说，拥有了无尽的诗意和澄心净性的空间是幸福的，尽管她的身后就是翻滚不息的红尘色界。从容的诗缘和佛缘的背后肯定有一段特殊的因果，正如她在一首诗里或一个“梦”中所揭示的：“灰色无人的大街/牦牛在大火里瞪着眼/年长的女人引我前行/说左转就到了//推开两扇镂空的铁门/有人说他来了/一位披黄色袈裟的比丘从滑动的木板上起身/向我走来/我想叫他师父/他低垂双目从我身旁轻轻走过//他的泪滴在牛的身上/人们排着队用茶盅去接/我指着牛对人们说了很多话//我把梦告诉梦里的女人/她说那是地藏王菩萨//藏着大愿/一个月后，我在深圳见到了他”（《七月三十日是他的生日》）。也许尘世和静修世界只有一墙、一幔甚至一纸、一心之隔。她的诗也因此获得了少有的容留的力量，在尘世和来世，现场与过往，实有和想象，自身与虚有的诸多话语场中她不断张望精神的围墙，“苏绣的妇人/原装的拉菲男子/什么时候把幸福丢进/一杯鸡尾酒里/随菲律宾女郎环游世界//隔壁/静安寺的观世音/滴泪/成鸿//染红上海”（《希尔顿三十九楼》）。正是基于此，从容的诗歌获得了一种其他女性诗人不多见的知性和“慧眼”。这让我想到了瓦雷里《海滨墓园》的诗句：“高贵的水啊，你水下曾有多少慧眼。”

身后的滚滚红尘色相和澄明静然的般若世界正如两扇同时打开的门，走向其中一个门而拒绝另外一个门显然都不是真正参透了人、时间和宗教的奥义。由从容的这些诗我想到了废名当年的诗句，“我立在池岸，/ 望那一朵好花，/ 亭亭玉立 / 出水妙善，/ ‘我将永不爱海了。’ / 荷花微笑道： / ‘善男子，/ 花将长在你的海里’”。当废名抛妻别子在北京的雍和宫苦修佛法的时候，他是在一段时间的参悟后才终于明白“花”（佛）和“海”（俗世生活）并不是矛盾的必须二选一的关系，而是可以兼顾同修的。而从容却在诗歌中更为“成熟”地发现了这二者之间隐秘而容留的关系，“她将去古代修一个书生回来 / 他穿着布衣布鞋 / 他见过杜甫和李白”（《故宫》）。我近些年不断在一个诗歌界朋友的感召下对神和宗教一次次袒露尘心，当我在江南的一个酒吧偶然听到王菲演唱的《心经》时我被震撼住了。而当我看到从容刚刚完成的诗《北京哭了》时，我震惊于诗人在红尘界和佛心界同时展开的某种齟齬和疼痛的咬合。当一个女性在高速公路上听着王菲的《心经》时她再一次呈现给了我们“隐秘莲花”的秘密花序，有淡然、更有疼痛，有佛缘、更有女人心，“你说我们痴迷引颈交鸣的前世 / 一生又一生沉沦人间 / 有一世，我们情同手足 / 你为了帮我砍柴掉进了深渊 / 我寂寞地活了许多年 直到死在寺院 / 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 听着王菲的心经 / 泪如北京雨后的闪电 / 那是从亚特兰蒂斯海底涌向今天的傍晚”（《北京哭了》）。我不得不由此想到，“高速公路”与“心经”之间、“寺院”与“尘心”之间正是当代女性错落的精神图景。我也由此确信，女性就是为了前世那个“砍柴”的人在今生